

韩素音《太阳花》跨文化叙事中身份的语言构建

王小迪 张若强*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本文以韩素音的法语自传《太阳花》为研究对象, 探讨跨文化叙事中身份的语言构建机制。作为亚欧混血作家, 韩素音在法语写作中通过语言选择、翻译选择和创伤书写, 构建了复杂的身份认同体系。法语作为叙事语言, 不但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厚重与历史, 也和中国文化一起参与她的身份建设。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 更是身份建构的重要基石, 韩素音通过法语写作实现了跨文化身份的独特表达。

关键词: 《太阳花》; 跨文化叙事; 身份构建; 韩素音

Han Suyin's Sunflower: Languag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ross-Cultural Narratives

Wang Xiaodi, Zhang Ruoq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000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inguistic mechanism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ross-cultural narratives through Han Suyin's French autobiography *Sunflower*. As an Eurasian writer, Han Suyin employs language selection, translation choices, and trauma writing in her French works to construct a complex system of identity. French, as the narrative language, not only carries the weight and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participates alongside it in h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Language serves not merely as an expressive tool but a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identity building. Through her French writing, Han Suyin achieves a unique expression of her cross-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Sunflower;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Han Suyin

0 引言

身份认同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对于韩素音这位游走于多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作家而言, 身份不是既定事实, 而是在语言实践中被建构和重塑的动态过程。她的法语自传《太阳花》(Fleur de soleil) (1988) 提供了观察这一过程的重要文本。作为中国父亲与比利时母亲的女儿, 韩素音用母亲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这个选择充满张力。当混血作家选择用非母语书写自我时, 语言如何参与身份建构? 这种建构呈现怎样的文化政治意涵?

1 法语叙事

韩素音的写作生涯始于英语, 这门语言为她赢得国际声誉。然而 70 岁之后, 她转向法语完成这部自传。这个决定绝非偶然, 涉及复杂的情感动机、文化考量和权力关系。

法语首先是童年记忆的语言。母亲玛格丽特·丹尼斯来自比利时法语区, 家庭空间里流动的就是法语。虽然韩素音在中国长大, 但母亲的声音、故事、歌谣都是法语的。这种早期语言浸染在深层记忆里扎根, 以至于讲述最私密

的生命经验时, 法语成为最自然的选择。她在书中写道: “我出生时她不要我, 因为我看起来太黄种人了”^[1]。这种创伤记忆用法语书写, 仿佛用母亲能听懂的语言与她对话, 完成延迟了几十年的和解。

但情感动机之外还有文化原因。法语在 20 世纪文化场域中占据特殊位置。它不同于英语的商业化和殖民色彩, 而是承载着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传统, 是萨特、加缪、波伏娃使用的语言。选择法语写作, 意味着韩素音将自己定位在这个传统中, 而非英语世界的边缘。“为了获得经济或文化财产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是象征斗争, 象征斗争是为了占有这些区分符号, 即被划分等级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财产或实践, 或为了维护或颠覆这些区分属性的分类原则”^[2]。韩素音通过法语写作, 为自己争取到欧洲文学传统中的位置, 这与她用英语写作时的身份截然不同。

《太阳花》的法语读者主要是欧洲知识分子, 特别是法语圈的文化精英。韩素音显然意识到这个读者群体的特殊性: 他们对中国有好奇但缺乏理解, 受过良好教育但往

往带着东方主义偏见。用法语写作使她能直接对这个群体说话,用他们的语言挑战他们的认知框架。她的法语简洁、准确,带着古典优雅,但同时嵌入大量中文表达痕迹。比如她保留“Troisi è me Oncle”(三叔)这样的称谓,直接音译“韩素音”为“Petite Voix”(小声音)。这种语言混杂不是无意识的,而是刻意策略:在法语中植入中文基因,让两种语言在同一文本空间共存、对话、碰撞。法语不再是纯粹西方语言,而是被重新编码、混杂化的语言,成为承载跨文化经验的容器。在韩素音文本里,至少有三种声音同时发声:中文的声音、法语的声音、以及两者混合后产生的第三种声音。这第三种声音既不是纯粹中文,也不是标准法语,而是属于韩素音自己的跨界语言。通过这种语言,她创造了一个既属于东方又属于西方、既属于过去又属于当下的叙事空间。

法语选择是韩素音整个身份政治的缩影。通过选择法语,她完成了与母亲的和解,抵抗了英语世界的刻板定位,并创造出混杂的跨界语言。这个选择的每个层面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对于跨文化主体而言,语言从来不是中性媒介,而是身份建构最核心的场域。

2 在翻译与误译之间

如果说语言选择是韩素音身份建构的起点,那么如何在法语中呈现中国经验、如何让西方读者理解东方文化,就是她必须面对的实质性挑战。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深层的文化政治问题。

韩素音采取的核心策略可以称为“有意识的误译”。传统的翻译理论追求忠实、准确,试图在两种语言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但韩素音清楚地知道,某些中国概念在法语中根本没有对应词,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背叛。既然如此,不如主动选择“误译”的方式,在偏离中创造新的理解可能。以“孝”这个概念为例。西方语言里最接近的词是 *pi é t é filiale*(子女的虔敬),但这远远不能涵盖“孝”的全部内涵。韩素音的处理方式很独特:她不是给出定义,而是描述这个概念的实际运作。她写到父亲虽然接受了现代教育,娶了欧洲妻子,但从未放弃对家族的责任,始终按父母意愿行事。这种具体叙述让法语读者感受到“孝”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真实重量,比任何抽象解释都更有说服力。这不是简单的“归化”(把异文化削足适履地塞进本土文化框架),也不是生硬的“异化”(保留所有异质性让读者困惑),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第三条路:通过叙事情境让陌生概念变得可感知,但又保留其不可完全翻译的异质性。读者在理解的同时,也意识到理解的限度。她会先用西方

读者熟悉的概念做类比,降低理解门槛,然后立刻指出差异,保持文化的特殊性。比如她说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类似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但又强调两者的根本差异,也就是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个体价值,而中国士大夫传统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韩素音寻找的是“话语空间的腾挪”。韩素音在书写时不断在两个话语空间之间移动。有时她站在中国文化内部,用内部人的理解去把握那些概念;有时她又站在外部,用西方读者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概念。她创造一个既不完全属于中国也不完全属于西方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她用法语描述中国的包办婚姻制度时,她既承认它对个体的压抑,又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制度的社会功能。这种描述既不是为制度辩护,也不是简单批判,而是让西方读者看到,任何制度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简单评判。重要的是理解这个制度在当时如何运作,它提供了哪些功能,又产生了哪些问题。

《太阳花》的时间是跳跃的、循环的,经常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往返,在个人记忆和家族历史之间穿梭。这种非线性时间观更接近中国传统叙事。在那里,时间不是单向度的进步,而是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这种叙事时间,韩素音将中国的时间观带入法语写作,让西方读者体验不同的时间性。而且,韩素音的法语句子往往比标准法语更短、更直接,这明显受到中文句法影响。她不太使用复杂从句结构,而更倾向于简单句并列,使她的法语有种特殊节奏感,既清晰又含蓄。这不是语言能力不足,而是刻意选择:让中文的语法逻辑渗透到法语中,创造出一种混合的表达方式。

韩素音经常使用中国文化中的意象,然后用法语解释这些意象的文化内涵。这样一来,法语不再是封闭的语言系统,而是向中国文化敞开的通道。她在法语中创造了一些新的表达可能性,丰富了法语的表现力。中西文化的关系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理解与被理解,而是对话与相互阐释。翻译不再追求完美对等,而是接受差异、利用差异、在差异中创造新的意义。误译不再是失败,而是创造的契机。

韩素音所完成的,不仅是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这个表面任务,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了跨文化书写的可能性。她示范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不是消除差异,不是强行对等,而是在差异中建构意义,在不可译性中找到创造的空间。这种书写方式对于跨文化文学具有方法论意义。

3 创伤书写

《太阳花》最打动人的部分，是对童年创伤的坦诚书写。韩素音没有回避自己作为混血儿经历的痛苦和屈辱，这种坦诚使文本具有罕见的情感力量。而正是在创伤书写中，语言是施暴工具又是治愈手段的双重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法语，母亲的语言，本应是亲密和安全的语言，却成了拒绝和伤害的工具。但几十年后，当韩素音用法语写下这段记忆时，一个奇妙的逆转发生了。她重新占有了那个曾经伤害她的语言。用法语书写创伤，不是重复创伤，而是治愈创伤。她仿佛在说：法语不再只属于母亲，不再只是拒绝的语言，它现在也属于我，是我表达自己、讲述自己、肯定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重新占有，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韩素音的创伤书写自有独特之处。她不仅写自己的痛苦，也写母亲的痛苦。母亲嫁给中国人，在中国被欧洲侨民排斥，眼睁睁看着二儿子因为种族歧视得不到医疗而死。韩素音写道：“她的悲剧，她无法自己写出来”^[1]。母亲无法言说的痛苦，由女儿来替她说出。这样一来，法语写作就不仅是个人的表达，也是替母亲完成的叙述，是一种跨代际的情感修复。

这种修复不是简单的原谅或和解，而是通过理解来消解仇恨。韩素音没有把母亲塑造成恶人，而是让读者看到母亲的拒绝不是个人的恶意。跨文化婚姻在那个时代面临的巨大压力，欧洲侨民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这些力量共同作用，把一个母亲逼到绝境，让她对自己的孩子说出那样残忍的话。

语言在这个治愈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如果韩素音用中文或英文写这段经历，效果会完全不同。但她选择用法语，用母亲的语言，这意味着她在母亲的语言系统内部工作，用这个语言去理解母亲、原谅母亲、超越母亲。这是一种深层的语言治愈，她不是逃离造成创伤的语言，而是进入这个语言，重新书写这个语言，让它从伤害的工具转化为治愈的手段。

韩素音描述她成年后和母亲的一次对话，她们用法语交谈，谈到过去的痛苦。母亲说她当年做不到更好，她也是受害者。韩素音说她理解。这个对话很简短，没有戏剧性的和解场面，但正是这种克制的叙述更显真实。重要的是，这个和解是在法语中完成的。法语，那个曾经承载拒绝和伤害的语言，现在承载理解和和解。语言的意义在使用中被改写。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韩素音的创伤书写揭示了语言

暴力的本质。语言不是中性的工具，它承载权力关系。当一个群体的语言被用来贬低、排斥另一个群体时，语言就成了暴力的工具。殖民主义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统治，也是语言的统治。被殖民者必须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内化殖民者的价值观和偏见。混血儿童的处境更加复杂：他们同时接触两种语言，但两种语言都可能成为伤害他们的工具。

但韩素音的经验也揭示了抵抗的可能性。语言虽然承载暴力，但也可以被重新占有、重新书写。当被压迫者掌握了压迫者的语言，并用这个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痛苦、建构自己的身份时，语言的意义就被改变了。这不是简单的翻盘，而是更复杂的过程：在使用中改造，在改造中解放。

韩素音在《太阳花》中完成的，是一次彻底的语言治愈。她用法语写下童年创伤，用法语理解母亲痛苦，用法语建构自己身份，最终用法语宣告：“我拥有两个世界”^[2]。这不是对过去创伤的遗忘，而是对创伤的超越。她没有否认法语曾经是伤害的工具，但她证明了，同一个语言也可以成为治愈的手段。这种转化给所有经历过语言暴力的人以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占有伤害过我们的语言，让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被它囚禁。

从创伤到治愈，从语言暴力到语言解放，这个过程在《太阳花》中被细致记录。身份的建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的、动态的过程。语言在这个过程中既是障碍也是工具，既是伤害也是治愈。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在使用中改变语言，如何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自己。

4 结语

韩素音在《太阳花》中的书写，为理解跨文化身份提供了丰富启示。法语选择不是简单的工具性决定，而是带有深刻的身份刻画；法语书写不是单纯的表达技巧，而是在翻译与误译之间意义建构的尝试；创伤书写不是重复伤害，而是通过语言实现治愈。身份不是既定本质，语言塑造身份。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个体而言，语言不是身份的枷锁，而是打开身份可能性的工具。韩素音的经验示范了如何通过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在文化夹缝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不必符合任何既定类别，它就是我们自己。

参考文献：

[1] Han Suyin. *Fleur de soleil: histoire de ma vie*[M]. Paris: Plon, 1988.

[2] 皮埃尔·布尔迪厄. 区分(上)[M]. 刘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 张松建. “亚洲的风雷”: 冷战年代韩素音的亚洲认同[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05):121-14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跨文化叙事中身份的语言构建: 韩素音法语作品中国形象研究”(编号: JJKH20251493SK) 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王小迪(2004.11-), 女, 汉族, 新疆乌鲁木齐人, 本科在读, 专业方向: 法语。

通讯作者: 张若强(1980.01-), 男, 汉族, 山东郓城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法国文学, 翻译, 区域国别。